



論語徵集覽

卷之一

學而



服部文庫
117
247
1



117
247
1

源賴寬輯

論語徵集覽

服元喬閱

觀濤閣藏

論語徵集覽序

守山侯好學也。若嘗猶及物先生。立業之日。庶幾既切。無何先生逝矣。則恨不相見。然前此侯乃既聞。故平文莊成物子學。聘召以為客。仰厚禮。早已謹聽其業。而無何文莊亦逝矣。然侯之恒懷其業之所庶幾。篤好

有田馬山

不逾。歷年益脩矣。乃謂物先生經義遺書。厥已所成。無先乎二辨論語微焉。於是取論微。專乃攻脩。有年。精覈之極。遂復比附諸家集。而覽焉。庶之琢磨之功。蓋自脩也。然亦因此。遂俾人切磋其業。則可謂道學也。夫惟物先生立業也。嘗謂二三序曰。詩書

雖缺。孔子所折中可知。而夫子信而好古。所為其佳語者。蓋亦述先王四淵而已。未嘗別有所作。而其粹焉者。魯論是已。故不律先王之道。而作其說者。非孔子之遺也。奈何。諸注家倍徑任意。大義由此多違。而古之道不明。然說者猶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猶且至於戾而不通。則時亦加
釀。求售已意。君子蓋有所賴。為暗乎
辭。俾人無由得開內焉。此焉不辨。先
王孔子之道。幾乎荒矣。是作微。諸
古物先生。專獨所發揮也。而其所以
本文不具。及諸往取舍。古言微否。率
皆略發其緒。不必規。焉盡言者。固

且以為夫既專微古耳。學之法無與
焉。夫唯萬學之士。必以熟覽諸家博
涉古今。其素業乃爾。而後聚訟之餘。
蓄疑已多。乃復取決於此。則庶亦知
吾說有微爾。是微之。所以片言拊之
也。雖然。跂而望矣。不如於高之博見
也。而初學後生。及此鮮矣。其勢雖鞫。

不博不廣見端不如見本分本分而
理。班。具前。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
曾不能決也。俄而粲然白黑矣。達者
尚為愉快。而况初學後生。率亦因此
切磋就業。則激之有功于學者。侯
之。以廣業。非獨萬好。物先生所立
焉而已。是之謂道學也。蓋侯為茲

厚於後世云。高既與社盟。文莊逝後。
乃得見侯時。復有見問。而愈見
侯之萬好。不渝。歷年益倍矣。今茲集
覽之業。既成書矣。凡二十一卷。侯
乃命侍史為對。反覆校讐。而鑄。抗焉。
復命高。俾序其由。以合具侯之所
例矣。若夫宏古博覽。園圃六藝。塲圃

古藉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深遠之功。所適乃逢其源者。其在其人與。其在其人與。

寬延庚午春正月

平安服元高謹序



論語徵題言

孔子生於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脩先王之道。論而定之。學者錄而傳之。六經傳與記是已。其緒言無所繫屬者。輯為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蓋七十子之後。諸家所傳。不無附益。獨此至為醇真。故學者尊之。比諸六經。迨漢代立之學官。崇聖人之言也。後世先王之道。弗曉。

鶴濤閣 是言
豪傑也厚自封殖以聖知自處遂至於
以六經為先王之遺迹獨潛心斯書然學
不師古非孔子之心矣廼敖然自取諸
其心以為解者自韓愈而下數百千家
愈繁愈雜愈精愈舛皆坐不師古故也
余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
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已
獨悲夫中華聖人之邦更千有餘歲之

王元美送字
于辨序

久。儒者何限。尚且曉曉然事堅白之辨。
而不識孔子所傳為何道也。况吾東
方乎。孟子有言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
乎爾。豈謂今之時與。是以矣。不自揣敬
述其所知。其所不知者。蓋闕如也。有故
有義有所指擿。皆徵諸古言。故合命之
曰論語徵。

物茂卿

見壽

息言

二

一諸家註例有折章插入因承本文就明其義者各據所見既不可一今此章載不斷諸註亦已連緝各段分家而已古註某曰某曰之類仍舊雖煩不可刪去藤氏古義釋文註論大小上下分例殊繁諸若是類一切畫隔之而已既是連綴難依例看或有文若無所承者讀者乃各配本自有辨焉本有圈者姑存從舊

一朱註本有音義今不收藏即有一二須音義者其裁已具徵中

一物先生胸中已藏六經百家故諸引徵言時亦隨

意所記不必每言搜究今其篇題不具者略舉其端標揭上頭聊便考索一二而已後之書頗涉指擿若可備證者偶且所見從而標出亦未始求全予已集此以備要覽因命侍史刊藏焉既以為己冀亦為人

侯中國言大藝者折中於夫子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乞言合語禮記大王世子諸事斯語顏淵

謂乎。如論人論官論罪。皆謂論而定之也。非徒論辨也。漢書藝文志謂弟子論撰孔子之語。猶為不失古言。廼論屢之弟子。其意謂如尚書之內也。則國語家語何別。齊論魯論何謬。且訓語為言。非古矣。古者大學有乞言合語。周官大司樂有樂語。凡言之可以為教者。皆謂之語。如語云及請事斯語之類。可見已。故曰。謂之語者。裁然耳。七十子所錄。人人殊矣。散之四方。人為篇而篇無統也。命篇無意義。以此。程子曰。成於有

孔穎達當作邢昺

子曾子門人。故唯二子以子稱。何廼遺閔冉且也。子思作中庸。字其祖。子何必優於字乎。大氏其族有為大夫者。則子歸之。其它否。烏知子貢子路游夏之儔。其族不有為大夫者乎。又如何註所引。孔曰馬曰王曰古本皆具其姓名。作孔安國曰馬融曰王肅曰而吳父名咸。故於包咸獨去其名。辟諱也。至於孔穎達廼義廼始盡去其名。從省也。朱子不睹古本。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是身刑將游酢謝良佐屬悉氏而不名。文從而為之階級。子程

張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其全諸書。奉以為奎
科玉條。不敢違。遂使讀者。茫如論。能識其為
誰其也。殊不知君前臣名。其於父與師亦爾。
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且功罪有歸。
謬誤可替。義當然也。予嘗謂朱子不知而作
者。豈不然乎。

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
其傳於後者尚爾。况論語未成之時乎。其篇
有并析者可知也。祇其書以知命君子終始
及鄉黨終上論。堯曰終下論。群弟子之言附

後。蕪輯者之條理之也。蓋上論成於琴張。而
下論成於原思。故二子獨稱名。其不成於他
人之手者審矣。

矢口之與涉筆。有間也。論語者聖人之言而
門人之辭也。謂之聖人之文者惑矣。門人一
時以意錄之。以備忽忘焉耳。豈有意傳之後
世哉。且烏知其錄時之意乎。且論語猶詩邪
詩有序而論語無序。何以識孔子所以言之
乎。曾點之舞雩。如跡諸畫。樊遲。否。迺錄者
之工拙殊也。凡謂論語。其說至於邦

聖人之文。歲寒之
章古訓外傳引五
雜俎云

曾點舞雩先進
篇
樊遲從遊於舞
雩見顏淵篇
邦君之妻季氏

君之妻曰小君而窮矣。先王之道禮樂焉耳。而孔氏多言其義。禮樂殘缺。論語迺有不可解者矣。

人不欲學孔子所學。而欲學孔子。是工人不由規矩準繩。而學般倮也。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聖人之言行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世家補之。噫。是惡足盡孔子哉。孔子不得其位。不行其道於天下。以匹夫終其身。故其所言所行。止於若是焉。夫舜耕歷山。陶河濱。而人化之。是其德為爾。何

內聖外王見莊子天下篇

而不可見矣

自其公

苦

見壽明

學而第一

以睹其道乎。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以後之失也。其究必至於廢六經而極矣。孰謂仁齋先生殊於宋儒也。然則論語不足讀邪。曰否也。工人既傳其規矩。而後與般倮處。其益豈小小乎。是歷山雷澤之間。亦足以窺其百揆之時哉。要之聖人之道大矣。若學者所見之小焉耳。

好學自稱見公
治長篇

學而不厭見述
而篇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起多務本之意
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先務也

徵孔子未免身為匹夫五十而知天命然後

脩先王之道傳諸人以儒自處以好學自稱

其恒言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如學而時習

之亦以勸人是雖未足以盡聖人亦足以槩

孔子故以居首蒐輯者之意也荀子首勸學

蓋本諸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肅曰時
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

說慍包氏曰同門曰朋愠怒

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

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

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

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

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

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

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

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

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

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

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

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

之深而己焉耳○程子曰樂由

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古義學做也覺也考諸古訓

而覺悟也習溫習也說悅同喜也言既學矣而時

時溫習則智開道明猶大寐頓覺跛者忽起而有
 不堪其悅者矣蓋道之浩浩學得而盡之而非
 習則亦不能造其極故聖人以學為貴而習為要
 也朋同類也其學足以被乎遠則君子善與人同
 之志得遂而足以見我德之不孤何樂如之愠怒
 也君子成德之稱言德備於己則富貴爵祿毀譽
 得喪一切無所動乎其中故雖人不知而輕賤之
 毫無所怒學之至也蓋其道愈大則識之者愈少
 是君子之所以不愠也此夫子自言其意中之事
 以勸勉人而言適其心則悅遂其願則樂皆人情
 之所同然而人未知誠君子也故學而時習則所
 慕而人未知誠君子也故學而時習則所得日熟
 是為誠悅矣有朋自遠方來則善與人同是為誠
 樂矣而至於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無入而不自得
 焉則不啻免為鄉人是為誠君子矣而朋來之樂
 不憚之君子皆由學而得焉則學之為功不其大
 乎夫子所以為天地立道為生民建極為萬世開
 大平者亦學之功也故論語以學之一字為一部
 開首而門人以此章置諸一
 書之首蓋一部小論語云

徵子為男子美稱亦為大夫之稱古者天子世嗣

諸侯世嗣大夫不世爵士不世官四十而仕為士
 五十而爵為大夫七十致仕是德立而爵從以大
 夫為其至者非若秦漢以後士生願封侯以官至
 三公為分所當得者此矣是稱子之義也子必有
 父人無不有父者不德為不肖為不肖其父也學
 成德而爵為大夫亦為肖其父也故德莫美於克
 子古之義也論語稱孔子去姓如春秋公魯侯內
 辭也四
 學農圃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單言學者學先王之

易蒙九二曰子克家

見壽月

美覽卷之一

六

樂正四術禮記
王制

春誦禮記文王
世子

道也。學先王之道。自有先王之教。傳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也。習者，肄其業也。時習之，王肅曰：以時誦習之。傳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習之亦如之。以身處先王之教也。說者：心深受而有所愛慕也。蓋先王之道，善美所會萃，天下莫尚焉。而其教法，順陰陽之宜，以將息之。假以歲月而長養之。學者優游於其中，久與之化，德日以進，辟諸時雨之化。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非可悅之事乎？朋黨類謂從我游者也。樂謂樂其在我者而不復它求也。學成而孚於人，遠

文王之詩詩大
雅文王有聲

方士亦有來從我游者。我教而育之，亦以在我者已。是其可樂之至，豈復有所嫌而它求乎？凡天下之樂，皆在富貴而貧賤之樂，其大而可皆能者，唯是已。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文王之詩，而孔子廼足當之矣。人不知，謂不見用於世也。愠謂心有所怫鬱也。蓋愠鬱一音之轉，不必訓怒。君子治民者之稱，包大夫以上。雖在下，其德足以長民，亦謂之君子也。士學先王之道，以成德，將以用於世。然人不知而不我用也。其心豈莫所怫鬱乎？為下者之情為然。然亦有命焉。行先王之道於世。

見詩月

集覽卷之一

命也。傳先王之道於人。命也。雖命不同。於是時教學以爲事。藉以忘憂。其心莫有所怫鬱。豈不以爲君子之人乎。不亦乎者。贊辭贊學習之道。可悅可樂。亦可以爲君子也。蓋先王之道。敬天爲本。禮樂刑政。皆奉天命以行之。故知命安分。爲君子之事矣。中庸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文言曰。不見是而無悶。龍德而隱者也。是聖人而充君子之德。莫所待而不愠。迺舜泰伯足以當之。非凡人所能及者。大氏孔門之教。不以凡人所不及者強之。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發憤忘食。迷而

學而不厭。已見

優遊卒歲詩

富貴於我如浮雲

又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皆孔子自言。以勸人者。與斯章之義。正相發也。悅則不厭。樂則不倦。優遊以卒歲。富貴於我。如浮雲。皆以是物信哉。朱子以效訓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聲音之道。展轉相因。效轉爲學。故學亦有效意耳。然效學一分。效自效。學自學。豈可混乎。且學字本不須訓詁。其義自明。朱氏所以引效字纏繞立說者。坐誤讀中庸孟子。妄求爲聖人故耳。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諸。何況效乎。先王四術。詩書禮樂。辟如化工生花。學以成德。德以性殊。立言

且

默而識之述而

孟子先覺見萬章篇
論語先覺見憲問篇

制行亦入人殊何必效為宋儒非剪綵之花則里婦效鬻西施可謂陋矣又如訓覺是其且豁然貫通之說聖人之道所無蓋先王之教習之久與之化德成而知明莫有所容力故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哉宋儒主理貴知欲先明其理而後踐之故有其格物之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有何窮盡故又立一旦豁然之說以濟之辟諸不享大牢欲知其味豈非妄乎老佛以天下之人為迷迷斯有悟聖人之道豈有是哉孟子先覺後覺訓正微諸本文可見已論語先覺謂覺人之詐偽耳豈

格

學

稽古補偏之述而篇述而不作章古義

語學哉人性本善亦原於孟子而孔子所不言孟子亦有所為而言之且其所謂性迺宋儒氣質善亦大槩言之宋儒性如佛氏性相之性大失古言其所謂善亦以至者言之遂加一本字而有復初之說然赤子無聖人之德其可言者理耳故又曰性即理也是宋儒取諸其臆妄作者昭昭乎明矣哉又如仁齋以稽古補偏為學問之功者亦誤讀中庸而謂道不疾聖人而有之故也果其說之是非孔子奚學為習訓重習亦為纏繞覺習固有重複之義然重複豈能盡學習之義乎時習之既以

見壽月

集賢卷之一

九

悅字推類共見孟子

皇侃義疏曰悅之與樂俱是懼

為時時重習。又以為無時不習。朱子解經可謂無特操者已。時時重習。僅為童子受句讀者事。無時不習。則天子諸侯之禮。宗廟軍旅冠昏喪祭。皆不可得而習之矣。故唯坐如尸。立如齋。可見其說之窮已。說訓喜意殊為不知字義。喜與怒對。悅則不然。聲色之悅耳目。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聞之大悅。怫然不悅。人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心與理浹洽。則喜。宋儒誠枯單哉。悅固在心。然何必求諸心也。樂主發散。在外。緣朋來。造是無用之解。其謬助於皇侃。殊不知凡言樂者。皆樂在我者而

為

欣在心常等而
貌迹有殊悅則
心多貌少樂則
心貌俱多所以
然者向得講習
在我自得於懷
抱故心多曰悅
今朋友講說義
味相交德音往
復彰彰在外故
心貌俱多曰樂
也
家語辨樂解曰
舜彈五絃之琴
造南風之詩其
詩曰南風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
莫我知也夫憲
問篇

不須它求之義。悅樂之分。悅者道尚在彼而我學之。樂者道已在我而我教人。豈不明白乎。愠訓含怒意。亦至於南風解愠而窮矣。且人不知而怒。雖非君子。亦無是事。至於樂與不愠。為所遇境有順逆者。則其謬甚矣。人不知本謂在上之人不知其有長民之德。治邦之才耳。如莫我知也夫。豈七十子不知夫子乎。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廼以教育英才自樂。而雖人不知亦不愠耳。是儒者之事。足以當君子之德。故曰不亦君子乎。莊子以講道授徒為大小事。以朋來為順境。以生徒零落

為人不知為逆境所見之陋。宜其生鷺湖之爭也。又如以人不知而不愠為學問之極功。是固然。然有所愠者為其有所蘊也。苟無所蘊亦何足貴哉。且聖人之道敬天為本。故君子貴知命。若徒以心不為利名動言之。廼佛老亦能之。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學優則仕以行其道。子路曰不仕無義。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孔子時議論如此。故人不知而不仕。其心有所怫鬱。士子之常也。樂詩書以忘憂。儒者之事也。孔子以此自處。亦以勸人。此章之義也。

不仕無義微子篇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曰孔子弟子有若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後仁道可大成。
 有子曰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功於根本。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

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此本論性則以
 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
 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
 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
 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
 愛親故曰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
 鮮少也亂謂逆理亂常之事也言孝弟之人在上之人
 學問自不為不善也蓋明孝弟為本然之善也務
 專力也本猶根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
 本既立則其道生生不已也孝弟者其至於仁之
 本歟故為仁者以孝弟為本則仁道充大而足以
 保四海也此章總贊孝弟之為至德也蓋其為人
 也孝弟者其性之最美而近道者也則其心無犯
 上作亂之事可知矣此則進德作聖之基本而可
 以至於仁矣仁者道也孝弟者其本也苟自此本
 而充之則所謂道者生生不已猶有源之水導之
 而放于四海有根之本培之則可以參天故曰孝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知道云者乃指仁也而
 孝弟其根本也編者以此置諸首章之次蓋明孝
 弟乃學問之本根也由此而論曰仁者天下之達
 道而人之所不可不由焉而行者也而循其本則
 人生之善具此四端苟知擴而充之則可以至於
 仁矣故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
 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無他
 達之天下也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言相符合
 孟子祖述之也先儒之說以為仁義者人性所具
 之理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
 來若如其說則仁體而為本孝弟用而為末於是
 與有子之言似相牴牾故曰為仁以孝弟為本論
 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然既曰其為人可也孝弟又曰
 本立而道生則其以孝弟為仁之本可知矣然則
 孟子以仁義為固仁者何也蓋謂人之性善故以
 仁義為其性也此以仁義名性也非直以仁義為
 人性也毫釐千里之謬
 正在于此不容不辨焉

徵 為仁於天下以教孝弟為先宗廟之禮所以教

孝也。養老之禮。所以教弟也。孝弟化行。民俗和順。天下自然治。而後世不知其意。以為迂濶。故有子語其義也。言觀於孝弟之人。不好犯上作亂之事。可以見其效。弗差焉。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古語有子引之。有本有末。莫非道也。君子務本。有司務末。所職殊也。在上之人。所統大而力有不周也。本立而道之行於彼者。自然而然。有非吾之所使者。辟諸草木之生。勃勃乎莫之能禦。故曰道生我。教孝弟。未嘗教忠。未嘗教敬。未嘗教和。未嘗教順。而忠敬和順。自然生於彼。先王之知其要也。

周書泰誓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仁義禮智。出孟。子詳于公孫丑。上篇告子上篇。又盡心上篇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禮記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之。五行之秀。氣也。鄭註曰。言人兼此氣性純也。正義曰。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漢書董仲舒曰。夫仁義禮智。信

見壽考

美覽卷之一

上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夫善惡皆在心。何德非心之德。何唯仁哉。愛之理。廼其理氣之說。蓋五常出周書。不知其解。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而不謂性。謂之性者。自漢儒始。配之五行者。亦自漢儒始。然漢儒之性。廼宋儒之氣質。初無理氣之說。理氣之說。自茂叔始。若唯據性理也。則性中何無孝弟也。程子深泥五行。其意謂生之初。唯有五氣。五氣之理。仁義禮智。故曰。曷嘗有孝弟來。仁齋先生又以本為本根。而言可由孝弟以成仁德也。是誤讀孟子之失已。先王之道。仁自仁。孝弟自孝。

五常之道又東平王傳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茂叔始作大極圖說及通書二程受之遂立性理義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左傳僖二十七年曰詩書義之府也禮記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

弟豈可混乎。蓋仁智德也。禮者先王之禮。義者先王之義。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皆道也。王道亡而師道興。古者禮樂以成德。於是略禮樂而急脩身。故采其要領者以教人。是仁義禮智之名所以立也。其在思孟之際乎。故其所謂禮。專指曲禮言之。後世諸先生皆不晰淵源所委。一宗漢儒。其所不通者。以臆斷之。所以謬也。仁知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道存六經。詩書者義之府也。禮皆有其義。春秋之義。孔子竊取之。易唯時之義。故六經莫非義。孰為仁。孰非仁。仁蓋統

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其餘禮之義。散見禮記。孟子離婁篇曰。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易彖傳曰。時之義大矣哉。子張問仁。見陽貨篇。顏淵問仁。見顏淵篇。苟志於仁矣。見里仁篇。

其大者也。唯賢者能識其大者。學者所難也。仁難言。以此。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六經孰非安天下之道。故仁以安天下。解之。庶其不差矣。子張問仁。子曰。行五者於天下。顏淵問仁。子曰。天下歸仁。如有若之言。亦謂為安天下也。不好犯上。不好作亂。豈學者自治之事哉。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果若後儒之說。則有若可謂言不知倫已。大氏先王之道。必有事焉。禮樂是也。故論語多語禮樂之義者矣。後儒不知外禮樂而唯義理是視。此章之旨。所以不明也。

林放問見八佾篇
天下之本見孟
子離婁篇
德者本也見大
學

內聖外王已見上

本始也。林放問禮之本。天下之本國也。國之本。家也。家之本身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皆謂所始。古言為爾。古之言。皆主行之故也。後世體用之說。興以體為本。以用為末。以理為本。以事為末。皆主所見故也。莊周內聖外王之說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古包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古義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致飾於外。則是偽焉耳。何仁之有。孔門之教。以仁

為學問之宗旨。而平生受用。莫不從事於此。故不言道。不言德。或以仁命之。如此章是也。蓋德以仁為主。而仁以誠為本。剛毅木訥。質乎外。而實乎內。故曰。近巧言令色。似乎外。而偽乎內。故曰。鮮其辨誠。偽於幾微之間。至嚴矣。

徵巧言之人。必以令色行之。故或止曰。巧言如巧

言亂德。巧言如簧。是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司馬遷作史記。改作巧言善色。佞人。佞人即巧言。故知令色帶說也。世人貴佞。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以惜之。故必求佞而仁者。以為成人。孔子斷之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見仁者之必不佞也。鮮矣。仁。猶言鮮乎仁。仁者何以不佞。學詩以善其言辭。學禮以

亂德見衛靈公篇
如簧見詩小雅
巧言見臯陶謨
史記改作見夏
本記
雍也仁而不佞
見公冶長篇

仁以為己任

善其威儀。皆所以養德也。苟不務成德。於我唯言色之美是求。則徒為悅人之歸。蓋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是任天下國家者也。為大夫為士。亦共天職者也。學而成德。曰君子。謂成安民長國家之德。故君子畏天。至嚴也。仁以為己任。至重也。其心在安國家。至大也。志於仁者。豈遑及言色之末哉。是其所志大故也。不畏天。不任重。其志不在安民。則所務不出於言辭容色之間焉。其所就不過於悅人。自私焉。甚者。迺至於以亂國家焉。所志小故也。朱註。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無不

辯

孟子內外辨告子篇

孟子本心見告子篇

巧言令色為骨。肩論笑之徒見

見壽問

集覽卷之一

六

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禍助於孟子好辯。而極於宋儒。不可從矣。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且心豈有本末。亦其迷悟之說耳。孟子有本心之文。乃謂初心耳。又曰。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聖人豈必不言無乎。鮮者少。其人之謂也。天下之大。氣質萬品。豈可以吾一人之見而必其無也乎。故曰鮮。朱子意。迺謂其人無仁焉。殊不知古書多曰不仁。未仁耳。未聞無仁也。蓋仁者成德之名。不可以有無言矣。其或曰無仁者。以國與世言之。無仁人之謂也。又或有以巧

大全問朱子說
帝之所畏據書
畢陶謨

言令色為膺肩諂笑之徒者。是豈帝之所畏乎。按
皇侃本矣。下有有。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馬融曰弟子曾參言凡所傳
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己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
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功
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
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
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
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
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
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
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切

古義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三省如三復三
令之類丁寧又復而省其身也凡三字在句首者
為三次之義如三復白圭三以天下讓是也在句
尾者為數目之字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君子之
道者三也是也孔氏曰忠謂盡中心信實也何氏曰
傳不習乎言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每
次疎動興起自省其身若此蓋斯三者皆為人
苟之事曾子以此自省其身則古人所以脩身者
專以愛人為本故其所自省者亦在為人而非如
後世之學以絕外誘屏思慮為省身之要也可從
而知矣論曰古者道德盛而未嘗有高遠微妙之
人之間既沒道德始衰道而始衰而高遠微妙之
也聖人既沒道德始衰道而始衰而高遠微妙之
乎其愈衰也則議論愈高而去道德愈益甚矣人
唯知悅議論之高而不知其實去道德益遠也佛
老之說後儒之學是已蓋天地之道存于人之
道莫切於孝弟忠信故孝弟忠信足以盡人道矣
若曾子之言後世學者孰能識其造於至極而無
復可加者乎哉觀後篇答孟敬子將死之語與此

見壽月

集解卷之二

十一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揚子曰參三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伊洛淵源錄載邢自言一日三點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益傲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

章意若出一轍則知此章蓋出於其晚年而非初年之言也然則曾子一生之學謂此章盡之可矣先儒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者亦非深知論語者也

徵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三作參而無三者之目或曰參而察之未穩三去聲為是朱子曰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可謂不知古言然其說本於程子嘗邢七此自一時惡其效顰豈可為據乎忠者懇到周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盡已以實之解殊為未暢觀於下文以忠信為傳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為此艱深之言也殊不知曾子止以為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

曾子守約孟子公孫丑篇

何注一本而手傳之下有

儒心學務深者比也蓋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然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故君子依中庸中庸者孝弟忠信之謂也皆存乎接人之間孔門之教為爾又謂之依於仁曾子守約出孟子廼以曾子之勇比諸黔舍豈以黔其生平乎如戴記曾子問則謂之何可謂牽強又如傳不習乎何晏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邢昺曰傳惡穿鑿為得之朱子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是解傳如學大氏傳可屬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也為人謀與朋友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可

乎。仁齋先生駁之為當。按皇侃本交下有言。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馬融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包氏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包氏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也包氏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於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氏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

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揚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亦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古義包氏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事而信者敬慎民事而信以接下也人通臣民而言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本在於所存而非專任政事也治千乘之國其事固難而其功最大矣然以此為本則亦無難治者即孟子所謂事在易之意○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

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不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徵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者已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且道字皇侃本作導馬融曰謂為之政教也包咸曰道治也皆非正解特以解導耳且古曰導之以德豈此數事而謂之導乎竊疑此必脫簡道如道宋衛之間之道蓋天子巡狩必道千乘之國小國若供億也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皆道千乘之國之事也使民以時蓋謂使治道路也不然治國愛民為先何置諸後也宋儒以理言之莫不可言者粲然可

道宋衛之間未考

觀苟不求諸辭亦鑿矣耳

萬乘千乘百乘古言也謂天子為萬乘諸侯為千乘大夫為百乘語其富也語其富者修其辭如千金之子孰能計其囊中之藏適千而言之乎故古來註家布算求合其數可謂不解事子雲已如以王畿千里出萬乘求之必方百里者十而出千乘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之國也由此而求之必方百里而後出百乘安有方百里而為大夫者乎又以方百里出千乘為準則方三十一里有畸出百乘以方百里之國而有大夫若是能堪尾大之患乎

取諸易見文言

徵謹而信。謹者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子分配言行。蓋取諸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可謂強矣。孝弟者弟子之道也。謹信者持身也。愛衆親仁者接人也。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文以求進德也。朱註謂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又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夫文謂詩書禮樂之文。先王之教也。不學此。則雖有上數者。未免為鄉人矣。何以能成君子之德哉。豈得謂之末也乎。何唯考成法識事理乎。後世諸先

有事弟子服其勞為政篇

生皆不知學問之道悲哉。仁齋先生解弟子入則孝曰。此言學問慎其初也。蓋據弟子字言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先生弟子。古未有若是拘拘者也。夫子本言為人子弟者之事。而仁齋忽生一見。乃謂宗門之別也。以為弟子入門初受教。孔子先以此教之。陋哉。且孔子時豈有宗門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心。好。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好。賢。則。善。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

色新之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
 求如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
 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
 之己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
 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
 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
 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
 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
 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古義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
 顏色言好善之有誠也致猶委也致其身謂不有
 其身也子夏言學者求如是而已苟有如是之人
 雖或未嘗為學我必謂之既學道之人矣○游氏
 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如是四者則於人
 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
 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愚謂子夏得
 親炙於聖人而篤信深守焉則固當真得聖人之

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秦伯篇

皇侃義疏一通
 云上賢字猶尊
 重也下賢字謂
 賢人也言若欲
 尊重賢人則當
 改易其平常之
 色更起莊敬之
 容也

意而今其言如此則聖門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
 者能得子夏之意而後可以讀書不然則雖文學
 可觀而與未學之
 人同可不察乎

徵賢賢易色章如日子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意子
 夏設此以教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
 曰未學我必謂之已學之人也必者懸斷之辭以
 他邦他邑之人未諳其生平言之賢賢易好色之
 心何從而得好字乎變易顏色好賢之誠形於外
 也甚為穩當能致其身謂致身其職也凡曰致者
 皆謂使之至也如致敬致哀致知致中和謂皆有
 所使之而敬哀之心中和之氣自然來至焉真知

自然生焉。如致命。致廣餘。謂送之而使至于彼也。皆使之至也。故納身其職。視官如家。是之謂致身。大氏人之在職。雖奉行其事。而身不任之。如秦人視越人肥瘠。如坐岸上捕魚。是其身猶在此而不至于彼。官與我不相干。安得謂之忠乎。故君子之事君。必納身其職。而後為忠。故以致身言之。孔安國曰。不愛其身。愛猶惜也。辟諸愛惜物。不肯放手。置于地。亦謂不納身其職也。朱註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似而非矣。古曰委質為臣。委質也。質。贄也。謂仕者之奠贄也。朱子不知之。又誤。

先進篇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禮記內則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左傳襄二十六年曰。臣之錄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晉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文選桓元子薦。醢元彥表曰。以禮記表記曰事。

讀孔註。乃謂委身其君。而不以為己有。是妾婦之道也。果其言之是乎。所謂不可則已。奉身以退者。既委之。而復奪之。豈可乎。世衰而道不明。君以是為忠。臣以是為忠。以陷於妾婦之節。豈不陋乎。後世君子。多以身死其難為臣子第一義。故有是說。然是匹夫慷慨所能。豈難事哉。且在三之節。豈唯於君哉。傳唯表記有獻身之文。身乃質誤。自獻其贄。以成其信。豈不穩協哉。或引元首股肱一體之義。然究獻身之說。妾婦唯命。奴僕唯命。豈望其為股肱哉。字義不明。有戾於大義焉。學者察諸朱註。

君先資其言并
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是故君有
責於其臣臣有
死於其言故受
祿不誣其受罪
益寡

引游氏之言。至矣。然以為務本則非矣。蓋學以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衆。故子夏云。爾亦樂上章其義。互相發。其錄者之意也。吳氏廢學之弊。刻哉。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古。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也。

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見壽月

集覽卷之二

三五

數言以為一章者如此章是也蓋孔門諸子綴輯夫子平生格言以作一章自相傳授之也後之學者亦當自佩服焉論曰主忠信孔門學問之定法苟不主忠信則外似而內實偽言是而心反非難與並為仁者有矣色取仁行違者有矣後儒徒知持敬而不以主忠信為要亦獨何哉

徵君子不重則不威舊註敦重也敦重者性也豈可強乎蓋祀與戎國之大事其它諸大禮重事也君子奉天道以行之建旌旗以象日月設百官有司以象星辰明等威以象天地不重謂非重事也君子愷悌以為德故凡非重事不設威嚴唐虞君臣命喁於一堂之上孔門師弟親若父子皆古之道也後世此義不明天地否上下隔而仁不明職

博學無方禮記內則

固哉高叟孟子告子篇

庄司城貞子孔子世家

答子張主忠信顏淵篇

易忠信見禮之本見禮器

此之由焉學則不固傳曰博學無方孔子無常師謂不固守一師之說也固哉高叟之為詩亦謂此也舊註不堅固非古言也仁齋先生謂學問之效令人不固陋是其視學太淺矣大非孔子之意也主忠信鄭玄曰主親也是其意如主司城貞子家之主游學他邦所主之家必忠信之人所主之人最親故訓親也然如答子張主忠信徒義崇德也正與此章相發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乃徒義之事也又易忠信所以進德也又禮記曰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皆主忠信意蓋學者學充

主文諷諫見詩
大序

王之道也。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其道廣。而高明而精微。苟不主忠信。則必流於虛夸。故學問之道。必主忠信而成德於已焉。古之道也。主如主文諷諫之主。辟諸主賓。有主而後賓至焉。忠信而後所學可成焉。忠信乃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言而信之謂也。不必從程朱諸先生深其義可也。何則。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故學之必在接人之間焉。其於接人之間。苟能操心如此。則所學自然成於已矣。是聖人之教之術也。後人莫有深長之思。則不識聖人之教之術。故嫌夫為人謀之忠與

不誠無物中庸
出入無時孟子
告子篇

禮記經解曰屬
辭比事春秋教
也

朋友言之信淺乎。乃務深其解。是不知道者也。如引不誠無物出入無時。皆坐是病也。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一類。主忠信以下。是一類。孔子多誦古言以誨門人。或並引以相發。或專誦以獨行。此章之半見它篇。而朱子以為逸其半。仁齋先生疑其言不類。以為非一時之言。皆不知孔子誦古言故也。屬辭比事。豈唯春秋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古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謂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矣。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也。

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者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古義慎終而不忽者用慮之周也慕遠而不遺者好善之厚也上之所好如此則下民化之而無所不厚也世之不知道者必速目前之近効而忽於慎終習未俗之苟簡而遺於追遠如此者其所以日修者既薄矣何以能化其民使之歸厚邪然則其為國亦可知也

徵慎終追遠曾子語所以制禮之意也先王制喪祭之禮而慎終追遠是其意為民之情歸厚故也民德如君子之德小人之德歸厚如歸仁先王之禮為安民而設故爾朱註歸字不穩仁齋先生以謂不啻喪祭凡事皆當慎終追遠其說本於皇侃

君子之德小人仁之德顏淵篇歸

皇侃義疏一通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

一通勃率理密甚於朱子矣夫慎終追遠孔安國既以為喪祭之事古來所傳豈容盡廢乎大氏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以論語章章皆修身方法所以失之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古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也
新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溫和厚

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君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也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其學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問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百義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今據此章及後篇問子貢章為子貢弟子為是抑語辭子禽見夫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政而怪其感應之速故問若此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致敬也儉無飾也讓謙遜也皆不自高之意其諸語辭也言溫良恭儉讓皆與抗顏

易直子諒見禮記樂記
股肱良哉益稷三良左傳及黃

盛容以待人者相反夫子雖不有意取人之信然盛德之至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此夫子之所求也非若他人之求而後得也自為高尚者人欲其道之高務為矜飾者人疑其德之盛天下之通患也若溫良恭儉讓五者皆和順易直謙已自昇不足以起人之瞻仰夫子雖以此存心然盛德之至愈抑愈揚愈謙愈光不意取人而人自感之此謂不求之求也嘗告子張曰質直好義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又曰我待賈者也子貢知此故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者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徵 溫良恭儉讓朱註良易直也大失字義是其意以五德接人之威儀也故不得其解見傳有易直子諒之心子諒即慈良而安剿二字以解之殊不知如股肱良哉良相良馬良工良醫三良皆以新

見詩

集覽卷之十一

三

鳥序餘多雜見諸書

漢書叙傳

良言之。良豈有易直之義乎。溫其容也。良其材也。恭其慮已也。儉其制用也。讓其接人之際也。豈可謂之威儀乎哉。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字通用。漢書隗囂曰。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是亦意作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

替于

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古義曰志曰行皆以善而言道者指其良法而言父在則唯觀其志于善而已父沒然後其行之善可觀也所志所行既善則可謂孝矣然父沒三年之間乃改作之時於是善奉其道永久無替焉則為能盡其孝也夫孝者以立身行道不失令名為本以繼志述事不墜先業為盡故其志行不善則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父沒之後自狗已意改其良法則實不孝之甚矣嘗論孟莊子之孝曰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為難能焉即此之謂也或曰若父之道善則終身守之可也曰三年無改者何也且為人之父者難保其必皆善如何日人之父固有良有不良其不良者蓋置而不論夫子特就其良者而言之凡中人以上各隨其力而不能無良法故為之子者雖微善不可以不

見壽閱

集覽卷之二

三

行焉三年無改者謂永久守之非謂三年之後
可改之也其以三年言者蓋以過三年而後即已
之道不可謂
父之過也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人之法也然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父雖沒猶有未可觀
其行者也此上二句蓋古語下二句孔子補其意
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
之道漢儒之說多古來相傳者後世三年之喪若
有若也故人不知此章之義種種聚訟尹氏解但
論其心烏有聖人但言其心而不言其事者乎游
氏解當改而未改者是無改之字所指太也矣

伊氏解

下

盜之道見莊子
肱篋篇
戎狄之道禮記
檀弓
道二孟子離婁
篇

是道也見子罕
篇
古義元文便下
有可字

仁齋先生解道者指其良法而言如盜之道戎狄
之道道二仁與不仁豈必皆善乎蓋道謂所由也
雖非先王之道人人亦各有自以為道者是其心
自以為善而由之故皆謂之道又有守詩書一言
片句以終身者其所為雖有所窒礙亦謂之道如
是道也何足以臧是已又曰三年無改者謂永久
守之非謂三年之後便改之也以過三年而後即
已之道不可謂父之道也勃窣理窟豈孔子時之
言哉蓋孔子之意無論善不善三年無改可謂孝
矣何者天子諒闇三年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言猶

周官三德見地
官師氏

不出尚何改之有古之道也後儒所以疑焉者以
父有大惡如桀紂所為而子不改之則有譽於家
國也夫桀紂之惡雖桀紂亦不敢自以為道矣是
則凶論其它如後世揚墨佛老奉之者自以為道
苟有不善改之為是而尚且不改亦可謂之孝矣
雖可謂之孝而不可謂之義矣故觀人之道於是
乎取其孝也古人之言各有所當者如此後儒言
孝則必欲孝備百德若孝必備百德則君子之道
一孝而足何煩立友悌忠信仁義勇智種種之目
哉且孝之為德甚重焉周官三德至德者德之至

莫以尚焉敏德者各隨其材所敏而成焉之二者
盡矣又必立所謂孝德者此古聖人之意也其人
所為或未盡合於道而苟合於孝德則聖人取之
古之道也後儒之不知聖人之道宜其有疑於聖
人之言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古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
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
新禮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
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
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
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承上文

禮記

卷之二

三

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不知和之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矣所以於和而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則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而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古義用也蓋禮記作禮之以和為貴是也和者無乖戾之謂蓋禮勝則離故行禮必以和為貴有子先借先王之謂蓋禮勝則離故行禮必以和為貴有子王之道固雖為美然世有升降時有隆污悉由之而不改焉則有所牴牾而不行矣此承上文而言禮之不可一于和也言知專貴和而不節之以禮則委靡頹敗亦不可行猶雖先王之道然小由之無所取舍則有所不行也○和者美德而禮之所貴也故入皆知貴之所弊而不知其所弊亦在於所貴能視其道之所廢必生於所弊所弊必生於所貴能視其

所弊而早及之為難故曰不以禮節之則亦不可行也○謂明且盡矣論曰舊註曰禮之為體雖嚴然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蓋體用之說起於宋儒而聖人之學素無其說何者聖人之道不過於倫理網常之間而各就其事實用仁義禮智亦皆就求之于未發之先也故所謂仁義禮智亦皆就發用之而未嘗及其體也○唯佛氏之說外倫理常而專守一心而亦不能已於人事之應酬故說真諦說假諦自不能不立體用之說唐僧華嚴經疏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也其說浸淫乎儒中於是理氣體用之說興凡仁義禮智皆有體有用未發為體已發為用遂使聖人之大訓支離決裂為有用無體之言且說體用則體重而用輕體本而用末故人皆不得不捨用而趨體於是無欲虛靜之說盛而考弟忠信之旨微矣不可不察

禮之用和為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和為貴用訓以古書率然仁齋先生引之為概識

字不識句。猶之朱子哉。蓋言禮之以和為貴。先
 王之道。以禮為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和不
 行。故也。有所不行。皇侃邢昺皆屬於上文。不者。亦
 不可行也。亦字。為無謂矣。朱子以屬下。昧乎古文
 辭也。蓋和者和順也。謂和順於事情也。禮之數三
 千三百。雖繁乎。亦有窮焉。謂有所不周也。且王制
 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
 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
 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
 易其宜。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

邢昺疏云。和謂
 樂也。樂主和。同
 故謂樂為和。

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是禮之所以貴
 和也。先王之道。禮有威儀文物。故曰斯為美。小事
 大事。莫不有禮。故曰小大由之。馬融以來。兼和言
 之。為不成文矣。邢昺疏以和為樂。程子范氏據以
 為解。樂固教和。而樂自樂。和自和。烏可混乎。是好
 言其理。而不知言之失也。禮先王所作。道也。非性
 亦非德。漢儒宋儒以為性。非也。仁齋先生以為德。
 亦非也。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宋儒既以天理
 人欲立說。亦能知禮之為先王所作。而欲引之於
 性。故作是言以彌縫之。其究猶之佛氏法身編法

界之義耳。禮之為體雖嚴。朱子此言非專責之
 本體。亦指先王制禮。其體本嚴。然其失乃在不識
 體用之非古言也。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用
 禮則國家和寧也。豈體用之用乎。

荀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篤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

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
 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朱氏曰。信。約信也。復。踐言也。孔氏曰。宗。猶敬也。言信恭雖善。然不合于義。禮則必有其弊。既近于義。禮矣。又因而與人。不失其和。則亦可宗而敬之。非止言可復。遠恥辱而已也。禮義者。人之大閑。而百行之所取法也。故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之所在。所以信近於義。然後其言可復也。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憇。所以恭近於禮。然後能遠恥辱也。苟能如此。則固可謂善矣。然硬守堅執。不近人情。則亦未為至也。故因有此質。而亦能與人交。不失其親。則其學問之熟。道德之成。既有所守。而亦能有容。所以亦可宗也。
徵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此三言。引古書載古人之德行也。言可復也。遠恥辱也。亦可宗也。此三言。有子釋之。何以知其然。以其辭也。且復

約信曰誓見禮記曲禮

協辱親協宗易象之辭為爾信不必訓約信踐言之謂也朱子所以訓約信者下有言可復也義復不可通故也是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故不可通矣且本於約信曰誓約與信殊義可謂牽強已夫學問之道貴當義貴踐禮未聞以近於義近於禮誨人者故朱子以為有子誨人之言者誤矣蓋言其為人能踐言而其所言與先王之義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其言誠可踐焉若或乖先王之義則欲踐之不可得也其為人恭而與先王之禮不大相遠有子贊之曰若是乎必遠恥辱焉

陳書王元規見列傳二十七儒林

若或違先王之禮則反招恥辱也因亦德行之名與信恭同倫何註因親也按因媼古字通用周禮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鄭註姻親於外親正義此姻對睦施於外親若不對睦亦施於內親故論語云因不失其親喪服傳云與因母同此皆施於內親也是何註訓親之意已又按陳書王元規傳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替非類母感

筆解曰因訓親非也孔失其義觀有若上陳信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

其言而止是因分明作姻可見古註家亦有此說已。但因為六行之一。鄭註為是不失其親。親族不離也。如失諸侯。失民。失百姓。可見已。宗如宗子。宗周之宗。言人親外族。則本宗多離。今其為人。能親外族。而本親不離。有子贊之曰。若是乎。亦可以歸而奉之焉。謂親族宗之也。朱子解。因猶依也。宗猶主也。又以不失其可親之人為解。未知何據。可謂擊矣。仁齋因字之解。本於韓愈筆解。亦擊。人或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為先王之義矣。古人處事。必援古義以斷之。傳曰。詩書義之府。是

尊矣。詩書義之府已。見韓曰見原道

其具也。韓退之曰。行而宜之。朱子曰。心之制。事之宜。是皆妄意取諸其臆。而曰是義也。夫人人自取諸其臆。囂然以亂先王之道。道之喪。未必不因是言焉。悲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鄭玄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仁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

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古義不求安飽，專心致志，而汲汲於求道也。敏於事者，急於行也。慎於言者，不妄言也。又不欺自是，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真好學矣。此言君子不可不務學也。夫好學之益，在小人猶為大。況在居大位執大事者乎？故以好學為君子之美稱。今夫不求安飽而慎其言動，則固可美也。然學最難講，而道最易差。苟師心自用，不就有道之人而正焉，則是非取捨無所涇渭，殆誤其一生者多矣。故必就有道而正，而後可謂好學也。

後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是君子之行也。然必就有道而正焉，而後可謂好學也已。小人之志在溫飽，君子則否。所事天職也，不可不敏焉。一言出而民知其過也，不可不慎焉。在上之

子曰只原並
 論語集注卷之五

人當爾。學而成長民之德者當爾。故曰君子之行也。凡孔子所謂學，學先王之道也。有道謂身有道藝者也。先王之道存焉，故就有道而正焉。謂之好學也。後世不知學，宋諸老先生脩身之說勝，而先王之道荒，遂連上三言為好學之事。其意非不美矣。如其辭何？既曰君子，又曰好學，豈可一乎？又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又不知道者之言也。且是何以解有道也有道有德，在古書其義自別，不可不知。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曰孔安國曰未足多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孔安國云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

切磨琢磨

新語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詣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

辯

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詣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曰

質之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言無詣無驕則固知自守矣然處貧富而無過耳不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之飽德樂道而不自知其貧富之為至也詩衛風淇澳篇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子貢自以無詣無驕為至及聞夫子之言又知學問研究之無窮故引詩以贊之也告往知來謂告之以既往之事則自能知將來之變也詩之妙變化無窮隨取隨有非告往知來者則不第盡詩之情夫子到此始知唯子貢之可與言之也蓋詩不以貧為憂而後能樂不以富為樂而後能好禮適見其飽德樂道而不知貧富之為貧富也蓋貧

詔

而樂。顏子其人也。富而好禮。周公其人也。但貧而樂者。即富而能好禮。富而好禮者。必貧而能樂。非有優劣。易地皆然。論曰。詩。活物也。其言初。定義。其義初。無定準。流通變化。千彙萬態。挹之而愈不竭。叩之而愈無窮。高者見之而為之高。卑者見之而為之卑。上自王公大人。下至於田夫賤隸。吉凶憂樂。悲歡榮辱。各莫不因其情而感通。唐棣之詩。夫子以明道之在。乎至近。早麓之章。子思以示道之察乎上下。古人讀詩之法。蓋如此。若今經生。唯見詩之訓詁事實如何便了。則詩之旨委地矣。
微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子貢自言為政而使民如此如何。孔子答以未若使民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以政刑治民。猶足能使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矣。至於以禮樂治民。而後能使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焉。是治之至者也。故孔子云爾。坊記子云。小

統

飯蔬食述而篇
一簞食雍也篇

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其次章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皆以民言之。憲問。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不以稱伯氏而稱管仲。次章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亦道使民之難易。則知此章之義為爾。樂讀如字。上說一好字。是後儒因有飯蔬食飲水一簞食一瓢飲而遂誤耳。子貢在孔門。為高第弟子。若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為修身之至。則豈足以為子貢。大氏後世心學盛。而忘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道統之說興。而獨尊曾子。輕視諸賢。故其

見壽

集覽

四

就生

相

道

爾雅之註見釋
又曰見釋訓

弟子職曰先王
既息各親其友
相切相磋各長
其儀

詩大雅棫樸篇

失有若是者焉。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爾雅之註誠不可易矣。然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大學同之，是自古義當從此解，而不必拘骨象玉石之分也。管子弟子職曰：相切相磋，孔安國解詩可以群而曰：群居相切磋，是皆謂朋友相問難也。中庸曰：道問學，則道學亦古言。道當去聲，與導同。世儒訓言非矣。蓋朋友相問難，是所以導于學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是琢磨以德行之故。曰自脩，總而言之學也。古之學，禮樂焉耳。子貢引此。

易繫辭
戴記糸義

而明化民之道在學也。人之於是詩，唯以為學問之事。子貢以為化民之道，所以嘆也。往者謂其效也。來者謂其所由來也。貧樂富好禮，自切磋琢磨來，而切磋琢磨可以往於樂與好禮。後儒皆泥往古來今，殊不知易過此以往。戴記此自大學來者，豈可拘乎。如朱子之說，孔子所已言者，頃刻之間，豈得謂之往哉。理學者流，祇知理，故謂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而孔子嘆之，豈不淺淺乎哉。且古人之於詩，取義無方，諸子之所皆知也。何唯子貢乎哉。皇侃本樂下有道來者下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古無

新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

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古言學者當不患人之不知己之善而患己不

知人之善也蓋非善有於己則亦不能知人之善

故君子以為患也晏嬰之賢而不知孔子荀子之

學而不知子思孟子甚乎不知人之為患也若鮑

叔之知管仲蕭何之知韓信似矣然未也非孔子

則不知堯舜之當祖述焉非孟子則不知孔子之

聖生民以來未嘗有也斯

之謂能知人也難矣哉

徵不患人之不己知知命也患不知人仁以為己

任也尹氏曰求在我者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是或

若也害然人我是非宋儒窠窟小哉夫學學先

王之道也學以成德將用諸世而世不我知莫所

用之廼負其初志學者之患不亦宜乎祇君子貴

知命故不患焉耳苟以在我在人之言則釋迦達

磨所能豈孔子之心哉仁以為己任故知人者亦

將用之也天或命我以國家不知人則何以用之

故知人者將以器使之也器使之道天下無棄材

也若以是非邪正言之則惡惡之心勝而天下之

人皆有罪矣聖人之道豈若是乎學者察諸皇侃

本已知下有也

仁以為己任秦伯
篇已見

